

## 悖論語言與白話文實驗 ——略論余光中的幽默散文及其文學史意義

盧敏芝\*

**摘要：**余光中的文學生涯起步於詩歌，同時以被稱為「左手的繆斯」的散文在華文壇中馳騁逾半個世紀。過往論者對余光中散文的評價主要集中在早期散文，以此說明余光中散文的語言特色與其散文理論的互相闡發；至於幽默散文，由於語言實驗的程度看似較低，論者對此的關注較少。本文希望指出，在余光中中年以後的幽默散文裏，詩性語言已內化到文章本身，並以梁實秋為參照，進一步肯定語言是余式幽默的精粹所在，貫徹了余光中畢生的文學探求。本文先梳理中、港、臺三地對余光中幽默散文的接受情況，從而突顯幽默散文在余光中創作中的意義，並回置到五四以來的現代散文發展史中的小品文傳統；接著梳理余光中對梁實秋的師承與參照關係，從而指出余光中對文學和語言的看法如何在乃師的基礎上再作推進和發展；之後使用「悖論語言」的概念，分析余光中如何通過幽默和語言的微妙關係，發掘詩性語言的更大可能性，乃至藉此進行白話文的反思、改造和實驗，最後將余光中的幽默散文回置到五四以來的散文史中作一概括總結。

**關鍵詞：**余光中 梁實秋 現代散文 白話文 悖論語言

### 一. 前言

「右手寫詩，左手寫文」，這句話既是余光中（1928-2017）的著名自詡，也是他的恩師梁實秋（1903-1987）對他的譽詞。余光中雖以詩人身份半途出家轉寫散文，其散文成就卻堪與詩作等量齊觀。余光中早年散文以文法帶實驗性，氣魄恢宏著稱；中年以後的散文帶有幽默色彩，與五四以來的梁實秋等人頗有相通之處。過往論者對余光中散文的評價主要集中在早期散文，以此說明余光中散文的語言特色與其散文理論的互相闡發；<sup>1</sup> 至於幽默散文，由於語言實驗的程度看似較低，論者對此的關注較少，並往往從

---

\* 盧敏芝，香港 香港都會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1. 相關重要論文如鄭明嫻：〈余光中論〉，載《現代散文縱橫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頁89-131；鍾怡雯：〈詩的煉丹術——余光中的散文實驗及其文學史意義〉，載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余光中先生八十大壽學術研討會：第七屆中國近代文化問題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幽默美學本身作單篇的感想式批評。<sup>2</sup> 本文希望指出，在余光中中年以後的幽默散文裏，詩性語言已內化到文章本身，並以梁實秋為參照，進一步肯定語言是余式幽默的精髓所在，貫徹了余光中畢生的文學探求。本文先梳理中、港、臺三地對余光中幽默散文的接受情況，從而突顯幽默散文在余光中創作中的意義，並回置到五四以來的現代散文發展史中的小品文傳統；接著梳理余光中對梁實秋的師承與參照關係，從而指出余光中對文學和語言的看法如何在乃師的基礎上再作推進和發展；之後使用「悖論語言」的概念，分析余光中如何通過幽默和語言的微妙關係，發掘詩性語言的更大可能性，乃至藉此進行白話文的反思、改造和實驗，最後將余光中的幽默散文回置到五四以來的散文史中作一概括總結。

## 二. 中、港、臺對余光中幽默散文的接受情況及其意義

臺、港兩地和中國內地學者對余光中散文的評價有著重大的分歧。前者推崇的是〈逍遙遊〉、〈鬼雨〉、〈聽聽那冷雨〉這些語言技巧出神入化的「小品散文」，例如黃國彬認為由於這些散文在五四以來的散文集裏都不易找到，即使相近而未逮的，也為數寥寥，故此最能代表余光中的散文成就；對於余光中的幽默散文，則認為「在梁實秋的散文集裏也可以找到」、「有梁實秋、錢鍾書的作品為侶」，並未超越前人。<sup>3</sup> 可是，中國內地學者的看法卻恰恰相反。雖然中國內地認識和接受余光中的時間較臺、港為晚，在編選和評論方面理應較為落後，但他們卻是最先注意到余光中散文中的幽默色彩，不論在編選還是評論余光中的幽默散文方面，均首開先河。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內地學者在編選余光中散文集時，已專開一輯收錄他的幽默文章；<sup>4</sup> 至九十年代初更出版專書收錄，<sup>5</sup> 遠遠早於後來余光中和陳芳明的編選本（詳細情況可參考本文附錄一）。<sup>6</sup> 最早撰文論及余光中散文的幽默特色的是內地學者雷銳，<sup>7</sup> 另一名內地學者孫紹振甚至稱余光中的幽默散文為「超過歷史水平的創造」，<sup>8</sup> 可見中國內地對余光中幽默散文的推崇備至。中國內地對余光中幽默散文的偏愛並不能單純以「政治收編」此一

---

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2008年），頁57-69；樊善標：〈戰場與戰略——余光中六十年代散文革新主張的一種詮釋〉、〈爐外之丹——余光中六十年代「現代散文」的歷史意義〉，兩文均收入《爐外之丹——文學評論及其他》（香港：麥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頁7-36、37-59。

2. 目前僅見論文為雷銳：〈在文字的風火爐中煉丹——論余光中散文的幽默特色〉，載黃維樞編：《璀璨的五采筆：余光中作品評論集（1979-1993）》（臺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頁318-337；古遠清：〈有情有韻 動人心目——余光中幽默散文《催魂鈴》賞析〉，《名作欣賞》1997年第2期，頁66-70。
3. 黃國彬：〈余光中的小品散文〉，載蘇其康主編：《結網與詩風：余光中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臺北：九歌出版社，1999年），頁58。
4. 辛磊編：《鬼雨：余光中散文》（廣州：花城出版社，1989年），此書第三輯為「幽默的境界」。
5. 雷銳、向丹、蘇錫新編：《余光中幽默散文賞析》（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
6. 余光中：《余光中幽默文選》（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陳芳明主編：《余光中跨世紀散文》（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此書輯五為「諧趣文章」。
7. 雷銳：〈在文字的風火爐中煉丹——論余光中散文的幽默特色〉，頁318-337。
8. 孫紹振：〈論臺港和大陸散文中之軟幽默和硬幽默〉，《文藝理論研究》1996年第6期，頁63。

簡單的理由作結，因為余光中大量「鄉愁」題材的作品明顯更能迎合政治目的，因此有必要對余光中的幽默散文作更為深入詳盡的剖析。值得注意的是，臺、港兩地和中國內地分別關注余光中的「大品」和「小品」散文，雙方的選擇各自顛覆了政治意識形態出發慣常對於「大」和「小」的戀慕執迷的典型想像，箇中原因值得深究。

中國內地對余光中幽默散文的熱情接受，需回置到五四以來的現代散文發展史中作出檢視。受不同時代的文藝思潮影響，中國內地從四十年代起視以延安為中心的紀實散文為主流，至五十年代末則詩化抒情散文大興，而幽默小品則被當成資產階級的閒情逸趣，長期失去容身之地。直至八十年代，中國內地引入余光中作品，由於此前詩化散文泛濫，內地學者關注的不是余光中「以詩入文」的「大品散文」，反而是具備幽默元素的小品散文，因為它們正好可以上接五四以來著名散文家如周作人（1885-1967）、林語堂（1895-1976）、梁實秋、錢鍾書（1910-1998）等斷絕多時的小品或幽默散文傳統，填補文學史幾十年來的缺口。從這個角度來看，黃國彬的評語反而讓余光中與梁實秋、錢鍾書等散文家的文學關係得以坐實，作為五四以來散文傳統在海峽對岸的傳人，我們從余光中的小品散文可以看到他對五四以來散文發展中的語言問題的一些回應和反思。

本文選取余光中的幽默散文作為研究對象，既希望補足過去評論往往僅選取余光中的「大品散文」來評論其散文特色的偏頗，為余光中的散文評價和語言理論提供更為全面的圖景，同時希望指出，余光中的幽默散文如何從另一種面向貫徹其散文理論和詩性語言，以及他的幽默散文如何回應了五四以來的散文家對語言問題的思考 and 實踐。

### 三. 余光中與梁實秋的文學關係

余光中雖創作了為數不少的幽默散文，但正如上節所言，其最為人稱道者為氣魄宏大、語言富於節奏感的「大品散文」。要討論余光中的幽默小品散文，梁實秋和錢鍾書是重要參照，余光中便曾自言：「中國的兩位現代作家在幽默風格上對我也曾有啟發：梁實秋的情趣，錢鍾書的理趣都是現代散文高妙的諧趣。」<sup>9</sup> 其中，余光中和梁實秋的關係尤其值得注意，除了兩人之間有著近乎師生的情誼，兩人的文學生命和文學觀亦相當類近，余光中的幽默散文更可與梁實秋的代表作《雅舍小品》參照對讀。本節先對過去研究中甚少深入探究的余光中和梁實秋的文學關係作一通盤梳理。

余光中可說是梁實秋的私淑弟子，余光中曾稱，「我這一生的努力，無論是在文壇或學府，要是當初沒有〔梁實秋〕這隻手的提掖，只怕難有今天。」<sup>10</sup> 在〈文章與前額並高〉一文中，余光中以詼諧的筆觸紀錄他和梁實秋的師生情誼，箇中充分流露著對乃師的感激之情：臺大時代，同班同學把余光中的詩稿拿給梁實秋看，梁實秋看了以後寫信予以鼓勵，並建議余光中不要囿於浪漫主義，要多讀現代詩。余光中的第一部詩集

9. 余光中：〈悲喜之間徒苦笑〉，載《余光中幽默文選》（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五。

10. 余光中：〈文章與前額並高〉，《聯合文學》1987年5月，頁54；另收入余光中編：《秋之頌：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209。

《舟子的悲歌》出版後，梁實秋即為其撰寫序言和書評。<sup>11</sup> 其後，梁實秋又引薦余光中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兼課，次年又送余光中到美國讀書。<sup>12</sup> 為報答恩師的提攜，余光中曾主編梁實秋紀念文集《秋之頌》、<sup>13</sup> 擔任梁實秋文學獎翻譯評審（評語並結集為《含英吐華》一書）、<sup>14</sup> 收集梁實秋書信真跡並編為《雅舍尺牘》。<sup>15</sup> 其實嚴格說來，兩人之間並無師承關係，私交之外，梁實秋只是在余光中出道之初為他寫過兩篇評論，余光中則在梁實秋生前身後寫過四篇談到梁實秋的文章。<sup>16</sup> 然而，細心比較梁、余兩人的文學生平和作品，可發現兩人的文學生命頗有相通之處，而余又在乃師的基礎上再作推進和發展。

驟眼看來，梁、余兩人出身的時代背景不同，文學創作上亦無甚交接點，但細看之下，兩人的文學生涯其實非常相似：兩人均是早年寫詩，後赴美留學，曾針對當時文壇風氣向對手展開筆戰，筆戰以外為數不少的文學批評文章便是對個人文學觀的闡述，中年以後大量寫散文，從事翻譯工作，並曾擔任多間大學的學者。自然，兩人在以上各點方面的側重有異：梁實秋早年曾和聞一多（1899-1946）、郭沫若（1892-1978）相交甚篤，創作的詩頗帶浪漫主義色彩，但赴美入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後，受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影響，轉為服膺古典主義與新人文主義，很快就結束了寫詩，故此新詩並未代表梁實秋的文學成就；而余光中作為知名詩人，創作了從《舟子的悲歌》到《藕神》共十九本詩集，在新詩方面的成就早受公認，甚至轉攻散文後亦有「以詩入文」之說。梁實秋與魯迅（1881-1936）的筆戰、余光中與洛夫（1928-2018）的筆戰都是現代文壇上的重要大事，但兩者因時代背景有別，回應的問題亦截然不同，前者圍繞普羅文學而有所謂人性論或階級論的論爭，以及針對「硬譯」的問題展開有關翻譯問題的辯論；後者則圍繞現代詩引發爭論，促成余光中的新詩風格向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回歸。梁實秋畢生翻譯成就首推《莎士比亞全集》，余光中則以詩人身份譯詩，並翻譯過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戲劇四種（詳細情況可參考本文附錄二）。

- 
11. 據余光中所記，梁實秋曾為《舟子的悲歌》寫了一首三段屬於新月風格的格律詩作序，但余光中竟把序退回，認為梁實秋似乎沒有特別針對他的集子而寫，梁實秋遂為他另寫一篇書評。該文為梁實秋：〈舟子的悲歌〉，《自由中國》第6卷第8期（1952年4月16日），頁30。
  12. 余光中：〈夏濟安的背影〉，載《青銅一夢》（臺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頁206。
  13. 此書原為梁實秋八十七歲華誕祝壽文集，由余光中發起，蒐集該十年來有關梁實秋的論述文章，原擬在慶祝盛宴上當場獻給梁實秋，詎料梁實秋早先辭世，此書遂成了追悼文集。
  14. 余光中：《含英吐華：梁實秋翻譯獎評語集》（臺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
  15. 余光中、痲弦、陳秀英編：《雅舍尺牘：梁實秋書札真跡》（臺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
  16. 梁實秋評余光中：（一）梁實秋：〈舟子的悲歌〉，《自由中國》第6卷第8期（1952年4月16日），頁30。（二）梁實秋：〈閒話新詩——讀余光中、夏菁的新詩集〉，《中央日報》，1953年12月13日。余光中記梁實秋：（一）余光中：〈梁翁傳莎翁〉，載《望鄉的牧神》（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68年），頁175-182。（二）余光中：〈文章與前額並高〉，《聯合文學》1987年5月，頁54-57；另收入余光中編：《秋之頌：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頁208-219。（三）余光中：〈金燦燦的秋收〉，載余光中編：《秋之頌：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頁25-40。（四）余光中：〈尺牘雖短寸心長〉，載余光中、痲弦、陳秀英編：《雅舍尺牘：梁實秋書札真跡》，頁3-15。

對本文而言，兩人最重要的文學關係，體現在對現代散文的實踐上。鍾怡雯曾指出，梁實秋是余光中散文除了古典和西方以外的另一個重要參照：

〔余光中的散文〕除了古典和西方，另外一個重要的參照是梁實秋。梁實秋是余光中的老師，兩人同為散文家，同具學貫中西的背景，落實在散文創作上，風格則截然不同。余光中完成的散文實踐，可以說是對梁實秋散文觀點的修正和反撥。<sup>17</sup>

通過本節的梳理，可見余光中和梁實秋的文學生涯既有暗合亦有不同，兩人的文學背景有所相近，看法亦有共通之處，尤其鍾怡雯所指出的古典和西方文學背景，在兩人的創作和翻譯中都能明顯體現。另一方面，余光中突出的詩人氣質，造成兩位語言大師在對語言的看法上有不同的側重及發展，余光中的散文實踐怎樣繼承了梁實秋，並對其觀點作出修正和反撥？以下將對兩人的幽默散文作一對讀分析。

#### 四. 余光中幽默散文中的悖論語言與白話文實驗

余光中曾評論梁實秋《雅舍小品》，認為其優點有四：首先為機智閃爍，諧趣迭生，時或滑稽突梯，卻能適可而止，不墮俗趣；其次是篇幅濃縮，不事鋪張，而轉折靈動，情思之起伏往往點到為止；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證，而中外逢源，古今無阻；最後是文字簡潔圓融、文白融會。<sup>18</sup> 余光中所評論的以上四點，皆指向「學者小品」的重要特質，對於余光中而言，首三點尤其難以超前：在《雅舍小品》四集中，梁實秋示範了身邊無一事不可入文，當中又往往援引古今中外史例，在每一論點之間跳躍自如，而又點到即止。事實上，余光中的不少幽默散文在題材上皆與《雅舍小品》雷同，例如〈蝗族的盛宴〉和〈結婚典禮〉（題材同樣有關婚禮）、〈尺素寸心〉和〈信〉（題材同樣有關寫信）、〈花鳥〉和〈鳥〉（題材同樣有關各種小鳥）、〈催魂鈴〉和〈電話〉（題材同樣有關電話）、〈牛蛙記〉和〈貓的故事〉（題材同樣有關對於受到動物聲音騷擾的情感轉折）、〈繡口一開〉和〈講演〉（題材同樣有關演講）、〈饒了我的耳朵吧，音樂〉和〈音樂〉（題材同樣有關音樂）、〈誰能叫世界停止三秒？〉和〈照相〉（題材同樣有關攝影）等。從這些散文的題材，可見余光中似乎並未能走出《雅舍小品》的框框，〈尺素寸心〉更直接提到梁實秋在〈信〉中「不在收藏之列的十一種信件」的經典說法，<sup>19</sup> 可見前者對後者的參照。余光中對梁實秋的突破或超越，主要是在最後一點上：梁實秋的文字體現了「學者散文」文白交融、簡潔乾淨的特點，而余光中的文字則體現了「詩人散文」的特色：基於詩人對文字的敏感，通過語言實驗製造幽默，甚至在過程中對語言作出反思和改造。

在《余光中幽默文選》自序中，余光中特別提到英國學者卜立德（David E. Pollard,

17. 鍾怡雯：〈詩的煉丹術——余光中的散文實驗及其文學史意義〉，頁58。

18. 余光中：〈金燦燦的秋收〉，頁25-40。

19. 余光中：〈尺素寸心〉，載《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年），頁59。

1937- ) 編譯的《古今散文英譯集》選譯了他的〈尺素寸心〉和〈我的四個假想敵〉，<sup>20</sup> 換言之，這兩篇文章頗能代表余光中幽默散文的獨特之處。下文嘗試以這兩篇散文作為例子，分別援引兩種「悖論」(paradox) 語言的方法：一是新批評理論家布魯克斯 (Cleanth Brooks, 1906-1994) 在〈悖論語言〉(“The Language of Paradox”, 1947) 中的看法，<sup>21</sup> 二是余光中提及自己在翻譯王爾德劇作時留意到其最突出的「正話反說」(paradox) 的技巧，由此分析余光中如何通過語言去經營其只此一家、獨一無二的幽默散文，並透視余光中對於語言的獨特思考。

在〈悖論語言〉一文中，布魯克斯開宗明義指出「詩的語言是悖論語言」，<sup>22</sup> 並提出悖論語言中的「驚奇」(wonder) 和「反諷」(irony) 兩個概念。布魯克斯把「驚奇」視為浪漫主義的典型風格，他以細讀法分析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的名詩〈西敏寺橋上作〉(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 Bridge)，以及他的朋友柯爾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的〈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並引用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 第二版序言中的話和柯爾律治對華茲華斯的評語，論證「驚奇」即「從普通的生活中選取事件和場景」，但處理方式是使「普通事物，以其非尋常狀態呈現於頭腦中」；「給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sup>23</sup> 至於「反諷」，布魯克斯將之視為古典主義，尤其是玄學派詩的典型風格。布魯克斯以細讀法分析唐恩 (John Donne, 1572-1631) 的〈聖謚〉(“The Canonization”) 中的「諷刺性模仿」，指出詩人語言與科學語言恰好相反，後者嚴格地把內延凍結在外延之中，以使用語穩定，而前者則是破壞性的，使用的詞彙不斷地在互相修飾，從而互相破壞彼此的詞典意義；並指出詩人必須用比喻寫作，但是比喻並不存在於同一平面上，也並非邊緣整齊地貼合，各種平面在不斷地傾倒，必然會有重疊、差異、矛盾。<sup>24</sup>

余光中重視語言運用，因此其作品十分適合運用新批評的方法分析，顏元叔 (1933-2012) 便曾以新批評的方法評論余光中的兩首新詩〈雙人床〉和〈如果遠方有戰爭〉。<sup>25</sup> 儘管布魯克斯的〈悖論語言〉以詩歌為討論對象，文中的概念卻為分析余光中散文語言提供重要的方法借鑑。「右手寫詩，左手寫文」的余光中，其散文亦以詩性語言為前提，即使是幽默散文亦不例外。

20. 余光中：〈悲喜之間徒苦笑〉，頁六。

21. Cleanth Brooks, “The Language of Paradox,” in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ed.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Oxford: Blackwell, 2004), pp. 28-39. 文章中譯見克林思·布魯克斯著，趙毅衡譯：〈悖論語言〉，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313-332。

22. 克林思·布魯克斯著，趙毅衡譯：〈悖論語言〉，頁314。

23. 同上註，頁318。

24. 同上註，頁319-320。

25. 顏元叔：〈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純文學》第7卷第5期(總第41期)，1970年5月；另收入黃維樑編：《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69-89。

〈我的四個假想敵〉全篇可通過上述〈悖論語言〉中的概念作出分析。<sup>26</sup> 這篇散文的成功在於把家庭瑣事轉化為戰爭意象的比喻，甚至通篇使用軍事語言來達致「諷刺性模仿」的效果。從父親余光中把女兒男友視為「情敵」出發，原本普通的家居場景遂轉化為外攻內守的「戰場」，於是女兒成了「內奸」，男友是「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母親是女兒的「親密顧問」甚至「親密戰友」，而作為父親的自己則是一名「昏君」。「女將」「開門揖盜」，和「敵人」「裏應外合」，加上「位居要衝」的「顧問」協助，令「昏君」「腹背受敵」，當發現時，早已是「寇入深矣」，「難挽大勢」了。這些本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特定典故的四字成語，由於余光中有意進行「諷刺性模仿」的運用，因此被消解了原來的語境，而換上了新的意涵，讀者便因出其不意的語意轉換而感到出現了「新奇的魅力」，乃至具有幽默諧謔的效果。「假想」的前提亦為本文提供種種超越現實的設定，除了把女兒男友普通的追求方式比喻為強勢的進攻，把情信、電話等比喻成極具動感的真槍實彈，甚至還帶來穿越時空的各種想像，例如作者悔恨自己當初沒有用「太空艙的凍眠術」把女兒停留在稚齡，或者回到過去，學美國詩人納許（Ogden Nash, 1902-1971）的妙詩那樣，朝男嬰的爽身粉裏撒胡椒粉、在奶瓶中撒鹽、在菠菜汁中撒沙，再扔頭鱷魚到嬰兒車中；甚至當一切既成定局，還把自己一分為二，想像笨客訪問他的擇婿要求時該如何體面回答。到了最後，這種種自我製造的煩惱得以回到更大的前提下被消解，因為從本質而言，每個成為父親的從前也是別人男友，亦曾令別人父親忐忑擔憂，故今日自己所遭受的倒像是因果循環的「報應」，既然事情無可避免，種種矛盾其實都是內心交戰，最終透過文字想像的自我解嘲一一消解。從以上分析可見，相對於梁實秋的「學者散文」是從題材上的順手拈來和旁徵博引上著手，余光中則選擇從語言出發，以「悖論語言」營造驚奇和反諷的效果，使散文具有幽默機智的效果。

另一方面，余光中曾以前後二十餘年的時間跨度翻譯王爾德的四部喜劇作品，包括《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和《不要緊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sup>27</sup> 可見余光中對王爾德喜劇的偏愛，而余光中對王爾德喜劇中幽默感的看法自然亦極具參考價值。余光中嘗言，「我的幽默感近於王爾德，天生應該譯他的四部喜劇。不過王爾德『正話反說』（paradox）的絕招，我無法練成，就像我無法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倒車。」<sup>28</sup> 這裏特別提及王爾德喜劇中的幽默感來自「正話反說」的語言技巧，除了「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倒車」的比喻外，余光中亦曾用「一跤絆到邏輯外」的說法去形容何謂「正話反說」：「這句話的妙處，也是勢如破竹的推理忽然在空中變卦，又把我們捉弄了。這種空中轉向的邏輯，完全打破了拋物線的常規，每令

26. 余光中：〈我的四個假想敵〉，載《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臺北：洪範書店，1987年），頁41-50。

27. 可參見王爾德著，余光中譯：《王爾德喜劇：對話·懸念·節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

28. 余光中：〈悲喜之間徒苦笑〉，頁五。

我們接一個空，正是讀王爾德劇本常有的驚喜。」<sup>29</sup> 簡而言之，「正話反說」是通過改造句子的語法次序，使語言產生邏輯的空隙，以此來達致幽默效果。余光中不承認自己學到王爾德的「絕招」，可能是出於一種自我保衛，避免陷入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對於王爾德《不可兒戲》「無情」（heartless）的評語。<sup>30</sup> 語言遊戲，一不小心就容易流於膚淺油滑，但余光中的幽默散文表現出深諳「正話反說」之道，而這種語言實驗亦提升了中文白話文的表現力。

〈尺素寸心〉的首尾可說是充分運用了「正話反說」的技巧去營造出獨特的幽默感。<sup>31</sup> 這篇散文的開場白是「接讀朋友的來信，尤其是遠自海外猶帶著異國風雲的航空信，確是人生一大快事」，豈料接下去的一句竟是「如果無須回信的話」。如果要寫成一個符合中文語法規範的句子，這句應該是「接讀朋友的來信，尤其是遠自海外猶帶著異國風雲的航空信，如果無須回信的話，確是人生一大快事」，但這樣寫的話，整句的幽默感即消弭無形；而原句的精妙處正在於一句本來普通不過的話突然出現邏輯逆轉，令讀者的預期出現落差，彷彿一腳踏空，形成獨特的幽默感。另一個例子是在〈尺素寸心〉的最後談到，「朋友之間，以信取人，大約可以分為四派」，以歸納法洋洋灑灑地把自己的文友放到文中，本身亦具有一定的幽默感，如稱第一派「寫信如拍電報，寥寥數行，草草三二十字，很有一種筆挾風雷之勢。只是苦了收信人，驚疑端詳所費的工夫，比起寫信人馳騁的時間，恐怕還要多出數倍」，而稱第二至四派則「寫信如美女繡花」、「介於兩者之間」及「反潮流之名士」。至於還有一類「氣魄最大」，給予讀者一定的預期，以為這類文友的信件在內容或風格上有何更為特異之處，豈料最後一句揭曉「他們根本不寫信，只打越洋電話」，由於這理由根本和信無關，於是亦造成「一跤絆到邏輯外」、「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倒車」的效果。

以上對〈尺素寸心〉的分析除了可見余光中如何善用悖論語言之外，從該文首句的句式倒裝，亦可見余光中對中文歐化問題的態度。若回到余光中和梁實秋的文學關係，梁實秋從理論到實踐皆是中文歐化的堅定反對者。翻譯方面，梁實秋在與魯迅的翻譯論爭中，便是把魯迅的「硬譯」等同於「歐化文」而加以大力抨擊。<sup>32</sup> 小品散文方面，梁

29. 余光中：〈一跤絆到邏輯外——談王爾德的《不可兒戲》〉，載王爾德著，余光中譯：《不可兒戲》（香港：山邊社，1984年），頁12-13。

30. 「《不可兒戲》首演之夜，所有的批評家都笑得很盡興，獨有一人的笑聲有點保留。那便是蕭伯納。事後蕭在《星期六評論》上這麼說：『我看了當然也開心，可是除非一齣喜劇在令我開心之外還令我動心，我就會有一夕虛度之感。我到戲院裏去，是等人家把我感得發笑，而不是把我搔得發笑或趕得發笑。』後來他又說此劇『無情』（heartless）。」余光中：〈一跤絆到邏輯外——談王爾德的《不可兒戲》〉，頁13。

31. 余光中：〈尺素寸心〉，頁57-60。

32. 「魯迅先生將錯就錯的，依老賣老的，硬譯下去，且謊出硬譯的理論以遮掩其譯例之醜。硬譯轉成為很時髦的一種文體。試閱現下的幾種文藝刊物，無譯不硬，一似硬譯（歐化文）乃新穎上乘之格調。甚至有並不識得幾個外國字，而因寢饋於硬譯之中，提起筆來，亦扭扭捏捏，蹙手蹙腳，儼然歐化！其醜態正不下於洋場惡少著洋裝效洋人之姿勢仿洋人之腔調而自鳴得意。」梁實秋：〈歐化文〉，《益世報·文學週刊》第56期（1933年12月23日），收入《偏見集》（臺北：文星書店，1969年），頁222。



實秋在題材上或受西方影響，但在語言上始終堅持文白相濟，而拒絕融匯中西，這可證諸余光中的評價：

有些創作的語言純然中國韻味，好處在於調和文白，卻無意去融匯中西。例如梁實秋先生精於英國文學，還譯過莎氏全集，卻無意在小品文裏搞西化運動。他的《雅舍小品》享譽已久，裏面也盡多西學之趣，但在文字上並不刻意引進英文語法。梁先生那一輩，文言底子結實，即使要西化，也不容易西化，他雖然佩服胡適，但對於文言的警策，不肯全然排斥，所以他的小品文裏文白相濟，最有彈性。<sup>33</sup>

儘管余光中繼承了老師對於語言和翻譯的看法，極力強調中文要保持純淨，但他的看法相對而言較為開放，把中文歐化問題分為「惡性西化」（「西而不化」）和「善性西化」（「西而化之」以致「化西為中」），<sup>34</sup> 主張排斥前者而吸取後者。余光中的這個看法，和他早年的重要散文理論〈剪掉散文的辮子〉中提到的「彈性」互相呼應：「所謂『彈性』，〔……〕只要不是洋學者生澀的翻譯腔，它可以斟酌採用一些歐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潑些，新穎些」。<sup>35</sup> 余光中在說明何謂「善性西化」的句法時，曾舉張愛玲〈傾城之戀〉，以及錢鍾書〈談教訓〉作為例子。<sup>36</sup> 余光中曾謂自己的幽默散文深受錢鍾書影響，<sup>37</sup> 因此後例尤其值得關注：「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抱著高尚到一般人所不及的理想，更有跟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驕傲和力量。」<sup>38</sup> 對於這個例子，余光中的分析集中於錢鍾書的文字如何以「一氣貫串、曲折而不蕪雜的長句」寫成簡潔得「似乎成了格言」，<sup>39</sup> 這個評語同時可說是分別呼應了余光中早期散文理論中有關「速度」、「密度」和「彈性」的主張：「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的作品裏，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sup>40</sup> 而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個例子同樣和悖論語言分不開，同樣也是在句子的最後營造了一種出人意料、「一跤絆到邏輯外」的效果：上帝懲罰人類以負面的荒年、瘟疫或戰爭，但更可怕的是看似正面的「道德家」，其理想愈「高尚」，其驕傲和力量也成正比。由此可見，余光中通過幽默和語言的微妙關係，發掘詩性語言（亦即悖論語言）的更大可能性，乃至藉此進行白話文的反思、改造和實驗。

---

33. 余光中：〈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載《語文大師如是說：中和西》（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54-55。

34. 同上註，頁52。

35. 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子〉，載《逍遙遊》（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36-37。

36. 余光中：〈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頁55-56。

37. 余光中：〈悲喜之間徒苦笑〉，頁五。

38. 錢鍾書：〈談教訓〉，載《寫在人生邊上》（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頁126。

39. 余光中：〈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頁56。

40. 余光中：〈後記〉，載《逍遙遊》，頁208。

余光中利用中文作了種種語言實驗，使現代白話文的活動能力大增，而在語言形式作出重要的創新突破之後，即使只是身邊生活瑣事，繆思來訪則信手拈來皆可成文，以至有意無意中便回歸到五四以來以梁實秋、錢鍾書等為代表的隨筆小品的現代散文脈絡當中。在余光中筆下，語言和幽默的關係比前人更為緊密，因為余式幽默與其說是來自題材，其實更多是利用對白話文的革新性創造來達致效果的。

## 五. 結語

余光中幽默散文的風格並非以古今中外的史例糅合到作品中形成如梁實秋和錢鍾書那樣充滿知性的學者散文，而是藉著對語言的改造，令其不受本身的意涵和文法所束縛框限，形成語意歧出的幽默。余光中個人的文學生涯來說，詩性語言已內化到所有文體之中，拋棄了種種形式實驗，擺脫了對詩的依附，卻彷彿到達「無劍勝有劍」的至高境界。在現代文學史來說，余光中為中文帶來了更大的活力，他以各種文體，包括新詩、散文、翻譯，示範了白話文承載能力之豐富，真正為白話文確立圓足的地位。經過梁實秋和余光中等兩代人的努力，在翻譯而言，白話文已不再有魯迅所謂「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而導致「硬譯」的問題，散文則不論大品或小品皆有可觀，甚至可以以詩入文，利用古典和西方資源共同改良。以往散文被視為是除新詩、小說、戲劇以外不可歸類的文體，余光中則從文學的本質——語言來提高其藝術地位，賦予其嶄新的格局與面貌。

### 附錄一：余光中幽默散文一覽

收有余光中幽默散文的各種選本：

- (一) 辛磊編：《鬼雨：余光中散文》，廣州：花城出版社，1989年。（第三輯為「幽默的境界」）
- (二) 雷銳、向丹、蘇錫新編：《余光中幽默散文賞析》，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
- (三) 余光中著：《余光中幽默文選》，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四) 陳芳明主編：《余光中跨世紀散文》，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輯五為「諧趣文章」）

	《鬼雨： 余光中散文》	《余光中幽 默散文賞析》	《余光中 幽默文選》	《余光中 跨世紀散文》
〈書齋·書災〉	✓	✓		
〈猛虎和薔薇〉	✓			
〈給莎士比亞的一封信〉			✓	✓
〈如何謀殺名作家？〉	✓	✓	✓	
〈論夭亡〉	✓	✓		
〈宛在水中央〉	✓	✓		
〈在水之湄〉	✓	✓		
〈聽聽那冷雨〉		✓		

〈蝗族的盛宴〉	✓	✓	✓	
〈朋友四型〉	✓	✓	✓	
〈借錢的境界〉	✓	✓	✓	
〈幽默的境界〉	✓	✓	✓	
〈中國人在美國〉			✓	
〈沙田山居〉	✓			
〈尺素寸心〉	✓	✓	✓	
〈花鳥〉			✓	
〈催魂鈴〉	✓	✓		
〈牛蛙記〉	✓	✓	✓	
〈我的四個假想敵〉	✓	✓	✓	
〈送思果〉	✓			
〈鴉片戰爭與疝氣〉	✓	✓		
〈春來半島〉	✓			
〈開卷如芝麻開門〉	✓			
〈橫行的洋文〉			✓	✓
〈何以解憂？〉	✓	✓		
〈沙田七友記〉	✓	✓	✓	
〈雞同鴨講〉	✓	✓	✓	✓
〈你的耳朵特別名貴？〉	✓			✓
〈夜讀叔本華〉	✓			
〈假如我有九條命〉		✓		✓
〈一笑人間萬事〉			✓	
〈繡口一開〉			✓	
〈娓娓與喋喋〉		✓	✓	✓
〈麥克雄風〉			✓	
〈四窟小記〉		✓		
〈饒了我的耳朵吧，音樂〉			✓	✓
〈另有離愁〉			✓	
〈開你的大頭會〉			✓	
〈我是余光中的秘書〉			✓	✓
〈戲孔三題〉			✓	✓
〈誰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	✓
總篇數	24	21	24	10

附錄二：梁實秋與余光中生平大事比對

	梁實秋	余光中
新詩創作	清華時代，曾與聞一多寫大量白話詩，部分發表於《創造季刊》，與郭沫若引為知己，曾介紹拜倫，此時期服膺於浪漫主義	從《舟子的悲歌》到《藕神》共十九本詩集
文學批評	從與聞一多合著《冬夜草兒評論》起，寫了數量可觀的評論文章，所論或為文學之本質，或為新文學之趨勢，或為翻譯之技巧，或為西洋文學之精神等，遷臺以後始少	《掌上雨》、《藍墨水的下游》等
赴美留學	在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時，受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思想影響，自認為一生為人作學之轉捩點	獲梁實秋推薦赴愛荷華大學
筆戰	與魯迅及左聯作家進行文學論爭	鄉土文學論戰；於《現代文學》發表〈天狼星〉引起現代詩論戰；與國語派作家展開文白論爭
散文創作	《雅舍小品》四集以幽默風趣著稱，為其創作中成就最高	《左手的繆思》、《逍遙遊》等十一本散文集，包括「大品散文」（黃國彬語，指〈逍遙遊〉、〈鬼雨〉等），幽默散文等
翻譯	最著為《莎士比亞全集》，並有《咆哮山莊》、《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等其他西方文學名著	《梵谷傳》、《老人和大海》、《英美現代詩選》等；自譯詩集《守夜人》；王爾德劇本翻譯四種等，兼擅中英翻譯
學者	大陸時代任教於東南大學、暨南大學、青島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與中山大學，遷臺後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撰《英國文學史》，主編各種英漢與漢英辭典	曾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國立中山大學等

□